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月3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丽明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文学课】

猫儿相伴看流年

——王小平讲丰子恺《阿咪》

丰子恺很喜欢猫，养过许多，阿咪是其中一只。我们先来看看，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猫。

在丰子恺笔下，阿咪活泼好动，几乎没有片刻安静的时候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玩具。它也很喜欢跟人玩，只要有人理睬它，就会马上亲近起来。阿咪快乐的天性很能够感染人，文中这样写道：此时你即使有要事在身，也只得暂时撇开，与它应酬一下；即使有懊恼在心，也自会忘怀一切，笑逐颜开。哭的孩子看见了阿咪，会破涕为笑呢。

多么可爱的一只小猫！

而且，阿咪还有别的作用。除了陪伴主人，给主人带来快乐之外，它还能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比如说，以前来家里送完信就走的邮递员，现在就会说笑几句，对阿咪问长问短，舍不得离开。有访客来的时候，阿咪还能化解主人与客人之间的尴尬，比如，谈话出现冷场的时候，阿咪的出现就为主客提供了话题；当谈话比较枯燥、严肃的时候，阿咪就成了润滑剂，调节气氛；当客人情绪激动的时候，阿咪还能转移客人的注意力，让客人放松下来。

在散文中，作者写的不仅仅是阿咪这一只猫。由眼前阿咪的种种功绩，他又联想起以前养过的另一只猫，是一只被叫作“猫伯伯”的黄猫，它同样深受主人宠爱。有一次，它竟然跳到了一位贵客的脖子上，而那位贵客也竟然并不讨厌，甚至还弯下身子，让猫伯伯坐得更舒服一点。

凡此种种，让丰子恺生出感慨，他写道：猫是男女老幼一切人民大家喜欢的动物。猫之可爱，可说是群众意见。能化岑寂为热闹，变枯燥为生趣，转懊恼为欢笑；能助人亲善，教人团结。即使不捕老鼠，也有功于人生。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猫和人的世界本来是不同的。但是却因为猫的可爱，而使人的世界也充满了欢乐，充满了人情味，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，而变得亲密起来。人与猫之间和谐共处，猫也使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。这是作者特别喜爱猫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丰子恺看来，人的世界，特别是成年人的世界，是有点沉闷无趣的，还充满了心机，而纯真可爱的小动物的存在，则能够使人暂时从严肃的世界中脱离出来，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。

我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，丰子恺正襟危坐在读书，头上却盘踞着一只白猫，威风凛凛，一人一猫，相映成趣。虽然丰子恺并没有直接去触摸猫的敏感部位，比如柔软的肚皮，或者是尾巴，但从那种和谐的状态来看，丰子恺应该是已经到了“吸猫”的高级境界。

事实上，在散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丰子恺是那么喜欢阿咪，几乎是把阿咪当作一个家庭成员了，猫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亲情。对于成为了家庭成员的猫，主人就不仅仅只是从它的身上找乐趣了，而且也会反过来心甘情愿地服侍猫，让猫过得愉快。即便在它们犯错的时候，也是以关爱为主，惩戒为辅。阿咪就不必说了，除了阿咪以外，丰子恺对待其他猫也是如此。

比如，他有一篇散文，标题是《贪污的猫》，控诉猫的种种“恶形恶状”，贪吃啊、偷盗啊之类的。但有趣的是，在控诉之后，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？竟然是提高猫的待遇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，在主人前面的长篇控诉背后，隐藏着的其实是对猫满满的爱。

做一只丰子恺家的猫，真的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

丰子恺的另一篇散文《白象》，写的是一只叫“白象”的猫。这只猫后来失踪了，为了寻找它，丰子恺写寻猫海报，以法币十万元做酬劳。虽然不是现在的十万元，但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

这种人与猫之间的亲情，其实也折射出家庭成员之间的浓厚感情。在《阿咪》这篇散文的末尾，作者说，希望阿咪健康长寿，像老家的老猫一样。紧接着他又写道：这老猫是我的父亲的爱物。父亲晚酌时，它总是端坐在酒壶边。父亲常常摘些豆腐干喂它。六十年前之事，今犹历历在目呢。

猫成为了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纽带。表面上是写猫，实际上却是借着写猫，写出了对父亲的怀念。

又比如之前提到的另一只猫——白象，本来是由一个老太太寄养在丰子恺的女儿那里，后来女儿又交托给了丰子恺。白象生下五只小猫，家里七个孩子，当时三个在外、四个在杭州，各领一只。于是，猫的家族延续便与人的家族延续形成了一种对应。所以，丰子恺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小时候，老时候，乱世或升平，猫儿相伴看流年。”猫像家庭成员一样，流年里见证着一家人的聚散离合。

丰子恺养猫、写猫，除了猫本身的可爱以及作为家庭情感纽带之外，还有另一层寓意。

丰子恺很喜欢小动物，除了猫，还写过鸭、鹅，甚至蝌蚪、蜜蜂、蚂蚁、蜘蛛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，有家养的，也有路上偶遇的，都写得情趣盎然。他也喜欢写小孩子，赞赏并且爱惜那一份童真、童趣。小动物、儿童，都是这世上最弱小的事物，但是丰子恺并不因此而漠视他们，相反，对他们无比关爱。

这种想法，和丰子恺的生命观有关，他也认为小动物和儿童的世界，有成年人所不具备的东西，甚至是值得成年人学习的。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人生观念，那就是丰子恺所推崇的自然、和谐、充

满童真的生活状态。

他曾经说过，“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：天上的神明和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”

你看，他把儿童的地位提得多么高，和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并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孩子的世界是真挚的，不虚伪的，不扭曲的，所以说，要向儿童学习。

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丰子恺能够把猫写得那样可爱，画得那样可爱。因为在丰子恺看来，小动物和小孩子一样，也是纯真、自然的，是同类。

比如，在《阿咪》中，他就写，客人带着小孩子来的时候，主人应付客人，很无聊，小孩子本来是枯坐在边，但阿咪出来“招待”小客人后，他们很快就玩成一片。丰子恺这样写道：小朋友最爱猫，和它厮伴半天，也不厌倦；甚至被它抓出了血也情愿。因为他们有一共通性：活泼好动。女孩子更喜欢猫，逗它玩它，抱它喂它，劳而不怨。因为她们也有个共通性，娇痴亲昵。

丰子恺就是这样把小动物和小孩子放在一起，在他看来，那是一个相通的世界，都纯真可爱，充满乐趣。他喜欢这样一个世界。这里包含着对个体生命和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，是一种生活态度、生活方式的体现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体现。

在丰子恺的许多散文里，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时代喧嚣。

以写猫的几篇散文为例，《白象》《贪污的猫》写于1947年，那是战争期间，正是丰子恺携全家辗转各地、颠沛流离之际。《阿咪》则写于1962年，也是暗流涌动的年代。但这些时代背景，现实的繁难在文中连一丝气息都找不到，就好像是一个心情非常放松、很有童心的人，什么烦恼都没有，在开开心心地跟你聊他怎么养猫，他的阿咪有多么可爱。其实，丰子恺是把外部世界的很多东西过滤掉了，在散文中只留下了令人心情愉悦的生活乐趣。

自然，对于这种似乎与时代脱节的写作方式，作者不免也要解释一下。《阿咪》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，之前家里养着另外一只黄猫时，就想替它写文章，“但念此种文章，无益于世道人心，不写也罢。”但紧接着又说，现在实在是非常想写阿咪，“率尔命笔，也就顾不得世道人心了。”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自己知道这些文章跟所谓的文以载道不搭界，但是不管那么多了，想写就写吧。这里隐含着的，其实是丰子恺独特的文学观、艺术观。

丰子恺有一篇散文《暂时脱离尘世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苦痛、愤怒、叫骂、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。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，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。腻了还要在戏剧、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，真吃不消。我所喜爱的诗，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，是放弃俗念，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。

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看出作者的性情、处世态度。

丰子恺出生于1898年，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、社会动荡，就像他说的，苦痛、愤怒、叫骂、哭泣实在是经历得太多了，他不想在文学中再体验同样的刺激，自然也不愿意别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体验这种刺激。

他充满爱心、童心的文字，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，以他自己的方式，建构起一个自己的心灵世界，去抵抗外界的喧嚣。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实用价值、很琐屑、很微小的事物，却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人性的光辉。

不仅散文如此，绘画也是这样。他以猫为题材的画作，许多是在抗战中完成的，有的是茶余饭后闲话，有的是孩子们放气球，都是日常生活的图景，每一幅中都有猫，自自然然的，就那么陪着。里面没有重大的战争题材，但我们能够感觉到，作者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和平岁月的盼望。这种苦难中的自持、平静是一种很动人的力量。

丰子恺用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生活，说：艺术家看见花笑，听见鸟语，举杯邀明月，开门迎白云，能把自然当作人看，能化无情为有情。

让生活艺术化和让艺术生活化，在丰子恺那里是统一的。他把生活过成了一种艺术，而他的艺术则充满了浓郁的人间情味和生活气息，能够超越时代，依然为今天的人们所喜爱、欣赏，比如这篇散文《阿咪》。

（王小平，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，文学博士。）



师
妹
子
恺
画